

# 關於九歌

「黃帝時，大容作雲門，大卷。」大容是一位巫師。雲門，大卷是他領導的，載歌載舞的祭典。

從採用「雲門」作為舞團的名字起，林懷民對祭典一直有極大的興趣。

《薪傳》（1978），《生民》（1982），《焚松》（1999）都具有祭典的風味；其中，1993年的《九歌》，透過古代祭典的形式建造當代的劇場祭典，是這一系列中最重要的作品。

不少學者認為屈原的《九歌》是美化楚地歌舞祭典的詩歌。林懷民心儀多年，卻找不到編創舞作的切入點。

1986年，他首次到印尼峇里島旅遊，大為驚動。雞蛋花無聲飄落在荷花池畔。島民晨昏祭拜。田地收穫時，村民一面割稻，一面歌唱，讚頌稻米女神懷孕足月生產。頭頂祭品前往寺廟朝拜的隊伍無日無之。甘美朗樂音裡，祭師啟動儀式，附身的女童閉眼起舞，戴著面具的乩童狂奔吼叫，熊熊火把映亮舞者衣飾上的金紋，在廟庭，在墳地。林懷民找到了他的「楚地」。

然而，他無意呈現仿古的祭典。他不斷探索《九歌》對今人的意義何在？八〇年代末，世界各地的變亂，給了他詮釋屈原詩篇的鑰匙：眾生必須無止境地祭拜，是因為「神祇從未降臨，」眾生的苦難只能由眾生自我救贖。

1988到1991，雲門暫停三年間，林懷民遊歷東南亞諸國，也到貴州安順看儺戲。《九歌》的音樂彷彿是他的旅行日記：以台灣鄒族的〈迎神曲〉始，〈送神曲〉結，來自印度，印尼，西藏，日本的亞洲傳統音樂和當代打擊樂起伏流轉，打破觀眾時空想像的限制。從賀蘭山脈初民岩畫圖像，林懷民找到巫覡扮神面具的原型。他讓一個身著

西裝，頭戴呢帽，手提皮箱的現代旅人走過貌似古代祭典的舞蹈，一步步將觀眾引領到點題的當代場景。

美國舞台設計泰斗，華裔的李名覺從林懷民強調的楚地水澤繁花的意象出發，引用台灣前輩畫家林玉山畫作《蓮池》，創作了荷葉荷花滿天的景片，劇院音樂池化為水汪汪的池塘，田田荷葉托出粉色荷花。在這個神龕式的舞台上，舞者以融合東西的肢體語言，透過〈東君〉，〈司命〉，〈湘夫人〉，〈雲中君〉，〈山鬼〉，〈國殤〉等章節，描繪情慾，孤獨，操控，抗爭，死亡與復活。舞至終結，〈禮魂〉的八百盞油燈蜿蜒如河，流向繁星的夜空。

古今交錯，亞洲民族的音樂和舞姿交融，舞劇《九歌》賦予屈原原作新時代的詮釋，表達普世的意義，1993年首演以來，成為雲門最受歡迎的保留舞碼之一；在雪梨奧運藝術節，紐約下一波藝術節，華盛頓甘迺迪中心，維也納和法蘭克福國際舞蹈節，以及歐美亞澳各大城市獲得高度評價。國際舞蹈雜誌說，《九歌》是「跨文化舞蹈形式的完美典範。」香港英文南華早報表示：「這齣輝煌的長篇，將林懷民這位亞洲的巨人，提升到瑪莎·葛蘭姆，模斯·康寧漢等少數人所占有的層次：二十世紀偉大編舞家之一。」

海外巡演之外，《九歌》曾於1997年，2000年，2007年在台灣三度重演。2008年，雲門八里排練場失火，多齣舞作道具服裝焚毀，《九歌》面具倖存，帶給雲門團員極大的鼓勵。繼2010年重建《白蛇傳》，2011年重演《家族合唱》之後，2012年雲門重製布景，重建舞作，巡迴港澳，台灣演出。2013年赴莫斯科，北京，上海，杭州，廣州，2014年赴倫敦以及歐陸城市公演。